



隔江相望朱自清

■文/图 龚舒琴

京口瓜洲一水间。倘若旧时,没有现世的机器马达的喧闹,万籁俱寂之际,鸡犬之声应可依稀相闻。

夏天是注定属于荷的,而荷的韵味,莫过于先生笔下。正是荷叶田田,荷花蓊蓊时节,轮渡,过江。

先生居扬州13年,在先生匆忙的人生有没有到过镇江呢?在先生的笔墨里,游过秦淮河,留下了浓妍稠密的《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》;到过浦口火车站,写下了温暖寥落的《背影》;住过清华园,传唱了婉约惆怅的

《荷塘月色》;去过温州,发现了隽永柔媚的《梅雨潭的绿》。

寻常巷陌。安乐巷27号。先生在扬州好几处故居,天宁门街、弥陀巷、琼花观、东关街仁丰里,唯有这一处保存完好,建于晚清,1930年搬入。

已是午饭时光。院子里很安静。

清雅的木质雕花门窗,小而精致的院落,很常见的江南中等人家住宅。进门,不大的穿堂。往左,一间门房。往右,两间独立的客房。过天井,进二重门,便是故居最重要的地方客堂,是

长辈议事的地方。看两边端坐的椅子,想起先生的一句话,“青灯有味是儿时”,想来,先生在此该和小坡父亲有过对话。客堂两侧,是先生父母的起居室。上堂,先生父亲和生母的卧室,两个孩子依傍爷奶居住。下堂,便是引起父子争端的庶母和闰儿居住的地方。

客房不大,也映衬着彼时朱家的寥落。1931年,告别亡妇两年被生活所累,先生相遇陈竹隐,重新开始了一段新生,回扬州小居。客房依旧,人烟散去。房中最珍贵的当是先生家人捐赠的先生生前用过的一张桌子。桌上,毛笔搁在笔托上,仿佛先生写文的闲暇和夫人相携散步时候的随性。先生的照片挂在客房的墙上,一贯的细腻雅致,淡淡的微笑中透着儒雅和温润。

辗转客堂背面,和一群穿着不是很齐整的年轻人相遇,是正在进行展厅改造的工友。闲谈中,好几个人都说到了先生的《荷塘月色》,文中佳句信手拈来,并且朗声答道,但凡读过中

学的人,谁不记得先生的文章?

离开客房,绕过院子,墙边,一棵粗壮的苦楝树在一片低矮的房子间显得尤为突兀。树根不远处,一粗一细两根紫藤凌空缠绕在树干上,那份浓烈,那份依赖,那份缠绵,仿佛先生和两位夫人的遣眷情深。每当春日,如若苦楝绿叶婆娑,紫藤花开素白,绿树浓阴,清香四溢,会是怎样的热烈。先生是幸运的,一辈子被两个女人死心塌地地爱着。先生也是重情的,再婚不久,一曲《给亡妇》,写下了一个丈夫的至情至真。武钟谦,一个旧式女人,为丈夫无怨无悔养育孩子,空难之际都带着先生的书颠沛流离。上帝眷顾,1931年,知识女性陈竹隐,感动于先生的至真深情,青葱岁月做了6个孩子的后妈。如果说武氏给了先生如母爱般的相伴,那么陈竹隐却给了先生一生从未体验过的爱的甘霖。

此刻,树下杂物四散堆砌。有邻居家丢弃的孩童玩具。忽然想起先生笔下《冬天》,某一天,

先生黄昏归来,向自己的家望去,“楼下厨房的大方窗开着,并排地挨着她们母子三个;三张脸都带着天真微笑地向我。”

离开故居已是斜阳暖照,巷子口居民们种下的凌霄花正灿烂地开着,橘红色的喇叭似的高高、斜斜地四散着。光的晕射使得我没法拿捏取景的分寸。巷子很窄,都是旧时格局。门口挂着邻居晾晒的衣被。正大门的门楣上,闰儿同乡同学的题字“朱自清故居”恬淡而内敛。原是寻常故居,且留得这浓浓的烟火人生,先生倘若天上有知,当欣慰。

在先生众多的称号中,我最喜欢的还是“现代著名散文家”的头衔,这是先生的本源。先生生前曾以“我是扬州人”而自豪,2010年,这座古城有了“朱自清散文奖”评选的盛事,奖项以先生之名命名,旨在向他的诚挚、诗意和富于承担的散文精神致敬,对于乱世中依旧坚守“自清”一辈子清静儒雅的先来说,这是最好的纪念了。



解放前的京剧小“粉丝”

■文/高春华

上次在《一个耄耋老人的童年趣事》中我曾说过:我们全家从姜堰回到镇江以后就租住在九如巷“戴春林杂货店”后面。其位置就在大西路中段。解放前的大西路可是全镇江最热闹繁华的地方,在当时人们心目中一点也不比如今的中山路逊色。

那时的人们多为衣食住行而奔忙,娱乐活动场所相对较少。这样,离我家不远,位于“福祿全茶食店”对面的“大舞台”(即后来的大华电影院)白天锣鼓阵阵、丝竹悠扬;夜晚霓虹闪烁、车来人往,就显得特别耀眼和诱人了……

那时看戏还是件蛮奢侈的事。但我却有一段时间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倒不是我家多么有钱可供我经常看戏。实乃得地利之便、人和之缘也……

九如巷离大舞台很近。我和一帮小伙伴经常在大舞台入场处的平台上踢毽子、拍皮球。时间长了,看门人也知道我们家就住附近,既不犯嫌又不闯祸还蛮讨喜。有时见我们听到锣鼓、丝

竹发愣,就招手让我们进去。反正白天是不可能满座的,乐得做个顺水人情。

一开始我们什么也不懂,就是看热闹、寻新鲜、图好玩。后来球也不拍了、毽子也不踢了,只要有机会就直奔大舞台而去,寒暑假去得就更勤了……看得多了,渐渐就看出些名堂来了。什么“苏三起解”、“锁麟囊”、“空城计”、“霸王别姬”、“贵妃醉酒”、“三娘教子”、“四郎探母”、“龙凤呈祥”……也能大致听得惯腔调、了解些剧情,自然而然地就入迷上瘾、用今天的话说,就成了京剧的小粉丝。

早上起床就与妹妹秋实比吊嗓子,看谁的声音高、亮、好听。比来比去我不得不承认,确实比不过她。她在镇中歌咏比赛中还得过第一名呢。

可比我她“演技”略胜一筹啊。用围巾扎成“水袖”,我甩得更好;用鸡毛掸帚作剑,我舞得更活……夜里做梦,我已成戏中人。唱念做打之中还奇怪:怎么司琴、击鼓的一个都不在旁边

呢?

笑话也是有的。比如似是而非的唱词,明明是“长坂坡救阿斗,杀得曹营个个愁。”到我嘴里就成了“长坂坡揪耳朵……”人家听了捧腹大笑,我还莫名其妙。

当时大舞台的明星是徐鸿培、井艳梅。后来挂头牌的是张春秋。解放后报纸上曾见过毛主席接见张春秋的照片,才知道心中的偶像这么有名。

记得小学四年级时,听人说井艳梅就住在又新街烧饼店的后面。我居然像现在的追星族一样,一个人围着她前后几进的大房子转来转去,怎么也找不到她,只好悻悻地离开……



◎文/王川

■岩

因为有了“岩上”,以后还引申出“岩”这一单独的字来,“岩”用来形容一个人的木讷,不灵活,就像岸上的土地一样不可移动:“你这个人,怎么这样岩啊?”“你都岩死了!要命!”甚至于有人把“呆”这个字也读成了“岩”。不过,随着时间的推移,说“岩上”的人却是越来越少了,只有少数的老人才保留着这个词。但是说别

人“岩”的人却还颇多的。

■一丑痴

形容一个人坐下来就不想挪动身子,长久地坐在那里不走,镇江人有方言说:“这个人好玩哩,坐下来就是一丑痴,不想走了!”如果从字面上来看,“丑”就是滴下来的一点,“痴”就是“呆痴不动”的意思。但是细究起来却不完全对,这里的“痴”应该是“糍”,糍就是煮烂的米饭,如糍粑,它软烂而有粘性,粘在物件上很久才才被除掉。用这个字来形容一个人的不动状,如同一坨糍粑粘在那里,应该是更加确切的。